

养老产业悄然“跨界”，产业生态链逐步成型 老去的你将如何受益

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：“银发浪潮”滚滚袭来，中国老龄人口已经超过2亿人，预计到2055年，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35%。

这是一个悄然发生的变化：自国务院2013年出台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后，养老产业与信息技术、休闲旅游、金融、房地产等领域的跨界融合趋势愈发明显。从线下到线上、从日间照料到休闲旅游……一条更为完整的养老产业生态链正逐步构建成型。

“养老+互联网”： 养老服务供应商崛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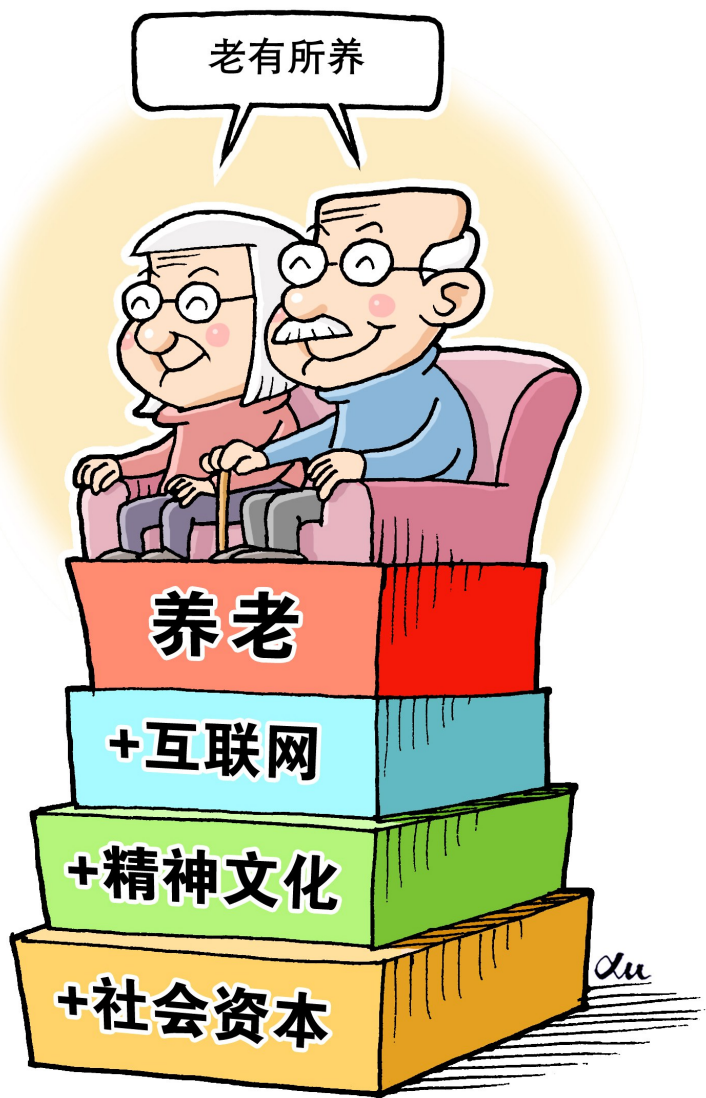
每天上午9时，江西南昌信息化养老服务中心都会向千余名“空巢老人”发送“健康点到”信息。收到指令的老人按下专用老人机上的绿色键就能给便捷的系统“报平安”，而未进行信息反馈的老人，中心将在第一时间通知其所在社区工作人员或家属上门探望，以防不测。

随着“互联网+”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供应商开始注重线上应用的开发。2014年初，上海唯创集团创立了“幸福9号”市场化养老模式。其亮点在于搭建了一个网上商城平台，并将其与线下的老人乐园、居家养老服务店进行“虚实挂钩”，让老年人成为互联网购物的新生力量，同时也使居家养老的便捷性显著提升。

“通过市场调查，我们发现老年人远离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在于‘没人教’。”唯创集团负责人说，老年人常常成为被新生活、新技术忽略的一个群体，需要引起更多社会关注。

不久前，一项居家养老O2O平台“陪爸妈”完成了千万级人民币的战略投资。这是一个专注提供养老陪护服务的产品，在养老陪护方面采用“邻里守望”的制度，利用移动互联网O2O模式，集合社区附近的年轻人、低龄老人、专业人士，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。

普亲集团主要从事失能失智老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。董事长唐文湘认为，过去的小型社区养老难以盈利，而运用信息化、智能化手段，如通过可穿戴设备获得老人的生命数据，再利用机构平台提供服务支撑，把居家养老融合进去，就能具备盈利能力。



“养老+精神文化”：你想不到的养老模式

从孩子去外地工作起，60岁南昌市民张阿姨就开始和“老伙伴们”去市内各大养老院“踩点”。说起对养老院的要求，张阿姨一口气报出一大串：“要有人气，护工的素质要好；要树多，最好还有个湖……更重要的是，要让我有度假的感觉。”

“挑剔”的老年人不在少数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老年人的需求正趋于多元化。“养老”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护理，老年人有了更多精神文化、心理咨询、社会活动、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。

江苏东方惠乐健康科技有限公

司念起了“旅游经”，通过互联网实现“一地有房，全国有房”的异地循环养老。与普通的异地养老不同，老人们不需要在异地买房，没有行色匆匆，不会舟车劳顿，最短15天、最长3个月，老人可住在连锁养老机构里，悠闲地享受生活。

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董事长袁云犁告诉记者，他们计划引入仿生宠物和机器人来为老年人提供陪伴服务，这类服务能够给老年人提供精神陪护、健康管理，增加生活的趣味性，将一定程度上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。

“养老+社会资本”：催化的不仅是规模

位于长沙的湖南康乃馨国际老年生活示范城占地面积350亩，是当地最大的养老社区项目。湖南康乃馨集团总经理谢理轩介绍说，康乃馨今后的发展方向，是将社区养老、居家养老、小微机构养老融于一体，计划用5年时间开设3000家左右养老服务连锁机构。

今年8月，康乃馨公司与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达成战略合作意向，基金有望为这家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。据了解，湖南健康养老产业投资基金第一期规模为15亿元，其中中央财政引导资金投入3亿元，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以及银行、保险、券商等社会资本出资12亿元。

在政策日益明晰和落地的背景下，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居家养老的积极性正在提高。有观点认为，养老服务业已进入“资本+”时代，社会资本正在成为养老服务业创新和变革的

“催化剂”。

房地产业巨头进军养老服务业，是养老和资本融合的一大模式。近年来，保利、万科、绿地等大型房地产企业以及一些地方房企都在大举进军养老产业，在各大城市拿地拿项目，以此作为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选择。

相比于之前养老地产项目盲目走高端化、大型化的模式，导致后期出现“养老空城”现象，如今，多数房地产企业，认识到养老地产不能再走“卖房子”的老路，开始重视新社区的养老设施配套和老旧社区的适老化改造。

保险公司也开始介入养老产业，实现养老服务和保险产品之间的嫁接。合众人寿提出了“买合众保险，住养老社区”的全新养老保险产品形态，保险客户购买了合众养老产品，就可提前锁定年老后入住养老社区的权利，享受“居住在家中、生活在社区、服务于机构”的退休生活。

“老漂族” ——养老体系新考验

随着人口流动及城镇化进程加快，一些老人因为告别故土到陌生城市生活而被称为“老漂族”，他们正在成为中国养老体系的新考验。

今年是赵淑桢离开位于山东滕州的老家，“漂”到省会济南的第二年。早上6点半，58岁的赵淑桢准时起床，一番简单的梳洗之后，她就要抓紧时间为一家人准备早饭。

等儿子、儿媳出门上班了，她和老伴就分工合作，完成照顾孙女、买菜做饭、拾掇家务等工作。晚饭过后，把孙女一天换下来的衣物洗干净，再出门在小区里遛弯，然后回家帮着把孙女哄睡。这就是赵淑桢两年来在济南生活的固定日程。

赵淑桢的生活是当今中国不少老年人生活的缩影。“中国的‘老漂族’大致分为三种类型：支援帮助型、投靠子女型、提高生活品质型，其中以支援和投靠类型为主。”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张凤莲说。

她指出，这些老人大多从农村或者较小城市转移向较大较发达的城市，因其子女在城市安家立业而移居，他们来与子女同住主要是缓解子女的工作和生活压力，为子女料理家务或帮助照顾儿孙。

和一些西方国家不同，中国人自古就有注重团圆的“家情怀”，因此在中国的许多城市，“老漂族”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。

据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，小区内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近800人，其中，超过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来自外地，其中有不少是从安徽、江苏、湖北甚至更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生活的。

虽然“老漂族”能够与儿孙住在一起相互照顾、享受天伦之乐，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。

今年77岁的朱绶玲从云南昆明“漂”来山东济南已经10多年了，但她依然觉得“住不惯”。“这边爱吃的馒头、窝窝头我之前都没吃过，老家的主食是大米。而且我来济南之前从没见过雪，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不适应北方这么冷的冬天了。”朱绶玲说。

不仅如此，不少“老漂”还面临着和街坊四邻“处不熟”的尴尬。“在俺老家，都是一个村的，常常大门不关就去别人家串门、聊天。可到了城里，孩子们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一关门谁也不认识谁，话也说不上，啥事儿也干不了，闲得慌。”王秀芹说。

虽然是和子女生活，但部分“老漂族”并不自在，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举止失当影响子女的夫妻关系。一位“老漂”在女儿家居住时，经常提醒自己要“谨言慎行”。

此外，由于跨区域就诊有诸多不便，医药费用难以报销，不少“老漂族”要为此而往返奔波。

业内人士认为，这些问题都使得“老漂族”成为中国养老体系的新考验。多位受访老人说，他们面临的问题需要配套的社会政策进行疏导和保障，有关部门应为老年人的流动创造客观条件。诸如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要尽快实现全国联网，给老年人提供跨区域结算的便利。